

黄瓜童谣

宋文芝

不知道怎么了,近来刘冬总能梦到故乡的那条河,在梦里河水泛着清波,他和小伙伴们在水里扎猛子,捞狗刨,追逐嬉戏。有时候他都把自己笑醒了,快乐的喊声竟冲出喉咙。这样一整天他都会沉浸在对往事的追忆中,深思恍惚。

他便给儿时的伙伴春来打电话,春来说他也经常梦到这些场景,于是俩人约好一起回去看看。

时隔多年,当年小伙伴们一起戏水的河段已经砌起了河坝,周围的白色铁皮墙上用红油漆着,上面落着红色的蜻蜓,也有白色的蝴蝶,刘冬和春来走近了,蜻蜓和蝴蝶便飞了起来,但绝不飞远。等他俩过去了,它们就又落在白色的铁栏杆上了。

坝内很开阔,蓄水养鱼,近岸处长了很高的芦苇和蒲草,微风起处,便有野荷花的香味儿从河里幽幽地飘过来,很好闻。因为不能游泳,俩人都有些失望,他们只好贴着河坝四处转了转,然后在河边的亭子里坐下,掏出包里的小食品和啤酒边吃边聊。

他们聊起上学时谁往谁的书本里夹了一封信,然后被别人发现了,大家都一股脑地跟着起哄。几十年过去了,天南地北的,也不知他们过得怎么样了。聊到这里,俩人都沉默了,只顾得看着幽幽的河水发呆。他们当然要聊在河里洗澡那些糗事,比赛在水里憋气,看谁憋的时间长。这时春来就用手指着刘冬,说他那会儿真能玩赖,两个人就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。一会儿,他们带的小食品吃完了,刘冬从一个保鲜袋里拿出一根黄瓜,顺手掰开,把蒂那端留给自己,头儿那一端递给春来。

黄瓜绿
黄瓜香
一根黄瓜是故乡

当春来念完这首童谣,俩人几乎异口同声地喊了一声“王二奶奶!”

王二奶奶是军烈属,他的丈夫牺牲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了。那年夏天,他们在河里玩,回村的时候,趁二奶奶不在家,不但偷了二奶奶的黄瓜,还弄散了黄瓜架。说来很奇怪,从外面回来的二奶奶明明应该看到了是他俩,却故



落日 张健 摄

意装作没看见。这样就给了他俩“逃走”的机会。

两个孩子心想:二奶奶今晚肯定会来家里告状,于是他们提心吊胆地度过了一夜,王二奶奶居然没来。俩人都暗自庆幸,可等到第二天上学又担忧起来,他们是怕二奶奶去学校找老师,那样造成的影响会更加严重,就这样,又惶恐不安地度过了一天,好不容易熬到了放学。

没想到他们在放学的路上却等来了二奶奶的邀请,二奶奶居然请他们去家里吃黄瓜,还说昨天不知道哪来的野狗把她家的黄瓜架弄散了,她费了好大劲儿才支起来。俩人开始有些不好意思,手里拿着黄瓜,可却耷拉着脑袋。二奶奶说,吃呀!怎么不

吃?二奶奶种黄瓜不就是给你们吃的吗?俩人心中惭愧,都觉得对不起二奶奶。打那以后,他们一有时间就去二奶奶园子里帮忙浇园子、除草。二奶奶也时常给他们讲一些闲话。但讲得最多的是二爷爷抗联的时候是怎么和小鬼子战斗的。他们崇拜这位没见过面的民族英雄,自然对二奶奶也更亲了。

多年以后,他俩都考上了大学,刘冬成了市里的一所名校的教师,而春来在乡镇企业当了会计。二奶奶,已经寿终正寝,入土为安了。

二奶奶的坟坐落在南山坡上的万年青林子里,坟头上长着密



落日 张健 摄

绒绒的野草。俩人都想帮二奶奶干点儿什么,像当年帮她浇菜园子一样,只是他们再也吃不到二奶奶种的黄瓜了。

野草被他们一把一把地薅下来,直到露出坟头的黑土,刘冬和春来才在二奶奶坟前跪下。

刘冬把一根黄瓜恭恭敬敬地放在坟前,夕阳把二奶奶的墓地照得一片血红,他们的脸上冒出了细密的汗珠。恍惚间,刘冬和春来似乎又回到了童年时代,而二奶奶就站在他们面前,正在和他们一起念童谣。

黄瓜绿
黄瓜香
一根黄瓜是故乡

刘冬和春来不觉已是泪流满面。

睁大着眼睛,默默地打量两旁的房舍,用目光摩挲着飞檐翘角;有的在着迷地拍摄着船后的波纹,那荡漾的水波上也有他们的倒影;一个小姑娘抬首看着摇橹的姑娘,听她被细雨打湿的歌声。我立在那儿想:此时,要是倚在船舱中,斟上一杯酒,听雨滴在船篷上弹奏,听桨声划动水的声音,该有多妙。

当然,这只是一恍惚,却让我有着从未有过的愉悦,心里突然间就有了安静。

雨停了,夕阳流泻在青灰色的古城墙上,寥寥几笔便勾勒出雨后古城的光影轮廓。水巷两旁的外墙亦染上了柔美的橙红色,那些在雨天最容易被忽略的细微之处,都在这种柔和的红晕里变得丰富起来。在斜阳的照拂下,那些砖瓦仿佛在开口说话。

我就这样出神地站着,站成了老城的一棵树。

发夹风波

白永红

一个星期六的晚上,我们一家三口看电视,电视出现了一位年轻活泼的女性,披发,两眼大大的,水灵灵的,笑起来两腮出现了小酒窝。孩子马上说,她有点像潘老师。哦,我这才知道潘丽是这么美的老师。

我见过潘老师两次,都是匆忙忙的,没有什么太深的印象,孩子的语文成绩很好,这与他喜欢潘老师是有关系的。但最近孩子的确犯了一个错误,而且是不小的错误,这个错误让全班同学对他有了另外的看法。

一天潘丽老师来到课堂上课,像往日一样笑盈盈的,用亲切语气和孩子讲第二课《荷花赞》,讲课的方式与往日没有什么不同,只是今天的潘老师与往日有点不同,她头上戴了一个发夹,将一头美丽的长发夹了起来,下课的时候忘记带走。第二天上课时她打开讲台的抽屉一看,鲜红的发夹不见了,她感到奇怪,孩子们谁要发夹呢?为了弄清这件事,她利用一次班会的时间说出这个事:同学们,你们可知道老师的发夹在哪儿?班上鸦雀无声。潘老师又说:如果班上哪位女孩子喜欢发夹,老师会送给她的。班上依然鸦雀无声。接着潘老师的语气有点儿生硬:同学们,拿别人的东西是个不好的行为,拿了,就要敢于承认。班上还是鸦雀无声。咦,这就怪了,难道发夹不翼而飞了?潘老师有点生气了,她生气的不是发夹丢失了,而是谁拿了却不肯承认。她教了这个班三年,自认为在她的教育下,学生们的品行是没问题的,可是,这件没品行的事就发生在她的班上,而且还发生在与她有关的事上。不一会潘老师的眼圈红了,她说道:老师不是生气,是寒心,老师恨自己没教好你们。

放学时,我的孩子走进了老师的办公室,说出了真相——发夹是他拿的。潘老师问:为什么?他低下头不说话。老师又说,我在班上说这事时你为什么不肯承认?他低下头不说话。潘老师一气之下打来电话,叫我去一趟她的办公室。我一时急于知道孩子到底犯了什么错误而不肯说出原因。孩子的性格有点内向,有点倔强,这一点我是深知的。我火急火燎地跑到潘老师的办公室,看见孩子低着头站在老师的面前,老师的眼睛看着窗外,两个人都不说话。潘老师的眼圈有点红。孩子见我来了,止不住哭了起来。后来,在我和老师耐心的劝导下,他一边流着眼泪,一边断断续续地说:老师,我错了,我觉得你戴上发夹不好看,我不想你戴着发夹给我们上课,我想让老师一直这样的美,就趁教室没人的时候,打开讲台的抽屉拿走了老师的发夹,然后藏在教室外面的一棵树下……

潘老师听到这里,眼泪止不住流了下来。她一边拉过孩子的手,一边说,对不起,是老师误解你了,老师以后不戴发夹了。

孩子张开小嘴笑了起来,我也笑了。

在古城恍惚

王宜

一场雨,打湿了水乡氤氲的梦境。烟雨笼罩下的古城,仿佛披上了一层朦胧的面纱,比平日更添了几分柔美和羞涩。走在迷蒙的细雨中,一切都变得安静,许是前来游览的人们也不想破坏这份静谧吧,他们匆匆地来,悄悄地走,只留下一份美好的回忆。此刻,我的脚步又在不经意间停在这座古老苍凉的城门前,眼前的水乡犹如一幅淡淡的水墨画,在微风中舒展开来。

沿着被雨水冲刷得鲜亮的石板路步入古街,信步而行,细雨顺着白墙灰瓦的屋檐滴答滴答地落下。有些跳到了石板上,奏出清脆的曲子;有些则如墨汁般渗入

斑驳的老墙,在一笔一画间,绘成浓淡相宜的水墨画。在老墙上攀伏了几个寒暑的枯藤,被雨水滋润得格外油亮,冒出的翠绿欲滴的新芽,在风中微微颤动,像是在诉述一堵老墙的过往。

烟雨朦胧中,我撑着一把油纸伞拾级而上,忽而听到桥下传来阵阵悠扬的水乡歌谣。俯身望去,原来是正摇着船橹穿过桥底的船妹子在开口歌唱。水乡的姑娘,也沾染了水的灵气,一双眼眸如月河里的水光般澄澈透亮,她不紧不慢地摇着橹,任由雨水飘洒在蓝底印花裙上,细雨如同同轻纱,笼罩着她脸上的盈盈笑意。船上的游客有的

